



纪念版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神学四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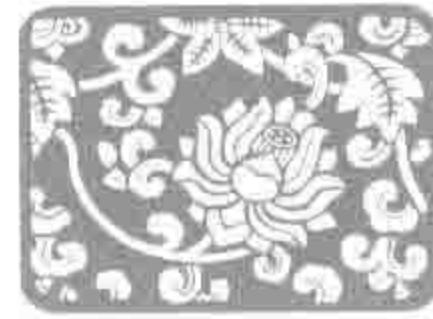
赵紫宸 著



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纪念版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

神学四讲

赵紫宸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创于1897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学四讲 / 赵紫宸著. —北京 : 商务印书馆, 2017

(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: 120 年纪念版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219 - 8

I . ①神… II . ①赵… III . ①神学—研究 IV . ①B9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8937 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(120 年纪念版)

神学四讲

赵紫宸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219 - 8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/4

定价 : 33.00 元



赵紫宸

(1888—1979)

蘇若蘭璇璣圖

作者手迹

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

(120年纪念版)

出版说明

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,以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为宗旨,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《马氏文通》,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,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。

其后,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,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,诸多开山之著、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。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,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,激动社会思想潮流,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,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。

1949 年以后,本馆虽以译介世界学术名著、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,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。2009 年起,我馆陆续出版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,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,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。

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(包括外文著作),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,涵盖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

法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地理学、心理学、科学史等众多学科。意在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，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，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。丛书立足于精选、精编、精校，冀望无论多少年，皆能傲立于书架，更与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共相辉映，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，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。

2017 年 2 月 11 日，商务印书馆迎来了 120 岁的生日。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，我们整体推出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120 年纪念版（200 种），既有益于文化积累，也便于研读查考，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。

“新故相推，日生不滞。”两个甲子后的今天，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。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，迎接时代的新使命，且行且思，我们责无旁贷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 年 11 月

凡例

一、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，为中华学人所著，成就斐然、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。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，酌量选录名篇合集。

二、入选著作内容、编次一仍其旧，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、手迹等。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，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，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，著作成书背景、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。

三、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、校阅本为底本，参校他本，正其讹误。前人引书，时有省略更改，倘不失原意，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；如确需校改，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，以“编者注”或“校者注”形式说明。

四、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，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，故不按现行用法、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；原书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术语）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，亦不作改动。如确系作者笔误、排印舛误、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，则予径改。

五、原书为直（横）排繁体者，除个别特殊情况，均改作横排简体。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，一律改为新式标

凡例

点，专名号从略。

六、除特殊情况外，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，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。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，稍加统一。

七、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，据所缺字数用“□”表示；字数难以确定者，则用“(下缺)”表示。

目 录

编者按语	1
序	2
创世论	3
成身论	21
救赎论	39
道德论	57
赵紫宸先生学术年表	李维楠 75
超越,踏着伦理的阶梯	唐晓峰 83

编者按语^{*}

本书为赵紫宸先生最晚出版的神学论著，于1948年5月完成。全书四章四万余字，分别论述创造，道成肉身，救赎及道德神学，被作者自喻为其系统神学著作之肇始，但其后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再有著述问世，故成为研究作者后期较成熟之神学思想的重要作品。

与作者的早期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相比较，本书在“基督论”和“救赎论”两章中的观念已有显著的转变，作者不再关注于耶稣的人格性和上帝的道德性拯救，而是肯定了耶稣首先作为一位先存永恒的神的道成肉身，并且极富创见地阐释了基督在世为人的神人两性，以及上帝透过其旨在对人实施救赎所必须的神与人两方面的同一，强调在得救问题上双方的价值与共同努力。而在“道德论”一章中，作者通过对基督之权能与人之归宿的诠释，系统地阐发了建立在上帝启示之上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学。

本书取自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12月初版，与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年12月初版进行了互校。

* 此为《赵紫宸文集》(第二卷)编者所加按语。

序

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三十周年纪念，邀我讲基督教思潮，我因兴趣所到，选择了神学题目，以相周旋。教会须要有神学，中国的教会须要有中国人自发的神学。这四篇文字，是中国人在神学上的试作，研几未熟，阙误甚多，本不宜遂付剞劂。所以不揣谫陋，即以发表，不过是要起一个头。俗语说，粧糠搓绳起头难。开了始，深望基督教神学界即能施以批评，并且源源地将神学的思想与写作涌出来。

这四篇当然只是涓涓的细流。作者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自有生源，虽细流何妨。四篇俱以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为根基，论创世，成身，救赎，与道德的生活。篇章有限，其中当然不能详论理性与启示的性质与关系，亦不能讲到圣灵，提及三一论，以及教会、将来等等的教理。作者的思想曾受何种影响，曾起何种变化，文中自不能传述，有研究的神学者当可一望而知，不谙神学的读者，望文生义，即不知其中思想的来源，亦没有什么关系。文中不作引征之词，不假参考之书，自说自话，只求合于《圣经》，不求徒事敷陈。刚刚脱稿，作者已自下严切的批评，深致不快；然而至终不改一字，即以付梓，因其大旨已定，修删是无益的了。上帝若赐予岁月，赐予安恬的心情，则较为有统系的神学书，应可于将来写成；此时起一个头，也就是了。

赵紫宸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于北平燕大宗教学院

创世论

本书要简单地说明神学上几个重要的问题。未曾阐解之先，我们应当审查我们所用的题材，所持的工具。题材是启示，工具是理性，用理性来解释题材是神学的工作。理性没有题材是不能有作用的，理性本身，不能凭空造出事情作研究的对象，须要有题材的供给。而基督教是宗教，宗教的事实，在基督教方面看，当是超越万有贯彻的上帝。上帝可以尽理性，理性无以穷上帝。上帝若非自己供给题材，宗教上即无有事实，无有题材。由经典的记载，教会史乘的传叙，历代圣众的经验种种方面看来，基督教神学的题材是上帝在基督里有启示。理性就要在这个题材上作工夫，成知解。神学是一种学问。各种学问都有所与，即都有题材，都用理性，即都凭思想去解释所与的题材；理性认定了、接受了题材之后，不再到题材的背后去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供应。当然，理性可以批评题材，决定其真实与否，一到决定之后，便是作解释。不过神学的题材是启示，启示是信仰所接受的，取来交给理性，命其作解释。题材既为信仰的对象，理性即不能对于题材下一个有无此事的判断。理性若下一个启示实在的判断，至多不过给信仰几个理由，决不能断然地说信仰所接受的启示，一定有或一定无有。理性若否定启示是题材，那末题材既非真实，理性在神学上就没有事可做了。换句话说，在神学上，理性是为信仰作解释，使信者澈见所信

的合于理性,而不背于理性,超于理性,而非逆乎理性。所接受的题材,是由信仰供给的,不是自己造作的。近代的神学中有些学派昧于宗教的性质,既要讲宗教,后要搜集合于科学的题材;所以在各种宗教里找寻公有的基本事实,在人类的宗教经验里追求宗教的实体,所索得的是人文,而不是启示。于是乎拒绝启示,专讲经验,绕了很远的圈子,所得到的只是无实性的,主观的,不是由上帝启示的所谓之宗教。这种宗教,异乎基督教的本质,同乎人文主义,自然主义,虽仍基督教之名,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,使徒以及历代教会所信从的真际了。基督教的内包既已空虚,宗教的依托,信仰的热忱,也就因须依持人力,而至冷落凋零。人文是不能代替宗教的;宗教之所以为宗教,原是因人不能自力出罪恶,得成全,须要超乎人生、超乎自然的上帝来救度,所以须要启示,须要救主。自由主义的神学,单位教^①的理论,新自然主义的讲解,只能归结于人自己。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批评与学术上的贡献,不能随从他们的误解。他们将信仰当作理性,理性当作信仰,漫无限止,昧于真实,把下金蛋的神鹅宰了,还想天天得金蛋。在于我们,神学不走他们的路子,先接受启示,然后作解释。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,综起来说,即是基督,即是我们的题材。起点是宗教,是信仰,是接受。

其次,我们讲基督教的思想,讲神学,并不是在真空里讨生活。我们有我们的背景,有我们的环境。我们住在中国,住在中国,有中国的文化背景,有中国的社会环境。作讲解,一方面要与这文化背景发生接触,与这社会发生联系;一方面要说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质,补充中国文化的亏阙,供给社会的需求。中国的文化,是农业社会的文化,在思想理论与生活态度上都很接近自然。中国人大

都相信人类只有这个现象世界，以及世界上的芸芸众生，除却了这世界与世人，更没有超越的真际。所谓理、性、天、道、法、都是与形式、物质合而不离的，也都是内在的，不是超越的。任乎自然是中的大道理。老百姓依地为生，靠天吃饭，耕田作农，娶妻生子，天生天化，在承平的时代自得其乐，在战乱的时节听天由命。大人先生们挂着儒家的招牌，抱着道家的态度，其上也者还是志于道、依于艺，其下也者还是升官发财。到了今日，表面上都改了样子，骨子里依然满含着道家逍遥游的精神，儒家无可无不可的情态。这样的人最会自诩优容的大度，实收浮漂的细利，对于宗教最不在乎，对于宽大的自由主义，科学式的自然主义，艺术化的人文主义，理性化的学问主义最能兼收并蓄，五体投地地投降；而对于讲启示的基督教最不能领悟。他们自己最迷信，最会崇拜自手所造的偶像，却最不会领受超自然超人生宗教的真实，最不容易相信人格的上帝。自信不迷信的人是最迷信的，也是最怕迷信，也是毫无任何信仰的。可是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了，种种社会制度解组了。基督教在中国倒有了良好的机会，一则因为人比从前稍微谦卑些了，稍微要寻求信仰了；一则因为基督教碰到共产主义强烈的对抗了。文化是不怕矛盾的，基督教是不怕反抗的，艰难的当前正是新文化，新信仰的开始。所以基督教尽可以讲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相冲撞的启示，将强有力的新血液注射到中国人中间去。基督教所有的是中国所没有的，以有加于没有，当然不必惧怕矛盾与冲突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讲启示了。

基督教的启示，是上帝自己所说的话。上帝一说话就是创造的表显；所以讲启示必先从创世起，必先提到创世论。读者听了这句话，不免要有点诧异，但请略为忍耐，慢慢地看下去，自然会知道

其中的缘由。我们先要问，上帝什么时候开始作启示，开始说话的。回答是在创造世界的当际。我们若又问：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世界？回答是没有什么时候。上帝自存而永存，不住在时间之内；不变不易，真性长圆。上帝是创造的主宰，即永远长恒是创造的主宰；他既是永远长恒的创造主，我们当然想不出有上帝而没有被造的世界。难道被造的世界与上帝一样地永远长恒么？是，也不是。第一：上帝长恒，无时无空，不入于时间，不限于空间，不旋转于时空。其静也为永恒的本体，其动也为创造的诸相；创造的行为发生受造的万有，万有本身旋转而为时间，万有殊相互立而为空间，万有含蕴于时空，时空实现于万有。相互相转，变化迁易，而人莫可见其端倪。创造的行为乃是一个奥秘。上帝永恒，永恒者不变不易，而不变不易者为一切变易的主宰。所以上帝永恒，所造的万有不永恒；上帝为主，万有为上帝所遣使，虽有上帝，即有万物，由主与非主而观之，却依然是上帝永恒，万有不永恒；万物不与上帝并为永恒。上帝长有，万有不长有；上帝无始终，万有有始终。上帝则起初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永远亦如此，世世无尽。万有则此时如此，彼时不一定如此，今日如此，明日不一定如此。上帝自足，万物不自足；上帝自由而自存，万有则依赖上帝而得存。上帝万能，而不能不为上帝，不能不永为上帝。上帝万能，却不能违反自己的本性，不为上帝，即违反自己的本性，所以万能而不能不为上帝。但是上帝为创造之主，不能使自己变易，乃能使所造的万有变易。上帝超时空，万有不超时空；人不能说上帝有始，不能问上帝起于什么时候，却能想万有有始终。万有之始，为上帝所始，万有之终，为上帝所终。不变不易，如何使万有有变易，无终无始，如何使万有有始终。人的智力有限，理知有穷，所以说须凭信仰，又所以说一

能统殊，全能使矛盾为综合，综合于神化之中，是谓奥秘。全能本非人所可知，本为奥秘，全能之能，能使相反者相成，相近者相近，相背者相接。这些话，并非虚构，若必欲找根基，则请看自己。人即是矛盾的综合，因为人是一是多，是同是异，是独是众，是常是暂，是恒是变，是绝对是相对，是自由是必要，诸凡矛盾，合于一生，如何合一，大智莫之知。莫之知，而又为事实，即是一个奥秘，奥秘原是长有的，平凡的，可使人惊异，而不足以骇怪的。然则，我们说上帝永恒，万有不永恒，可以不说时间而知先后；上帝在先，万物为后，世界非泛神之神，而上帝为独一无二超越的创造的主宰。上帝不测，万有亦不测；上帝不测因为常，万有亦不测因为无常。常者无以测其神妙，无以测其渊深。无常者，虽有定则，虽有规程，而只能识其大概，不能决其必然如此，必然如彼，明日必然出太阳，世界必然无止境，人生必然有如此如彼的结局。万有是一个大不测，万有之内，无有自定自由的实在，必倚乎上帝的旨意与作为。我们问上帝永恒，在什么时间创造世界；我们思想所及，只能回答说上帝不在古时创造世界，不在将来创造世界，只在无前无后，不是时间中的现在之现在里创造世界。由人的话可说之处而言，只有说上帝无时不创造世界。在这一刹那中，上帝创造。在无量数的刹那中，上帝创造。上帝若止息创造，万有即要烟消而水逝，星散而云尽，归于乌有了。耶稣说：“我父作工，直到如今，我也作工。”所谓安息日，乃是为人设立的；上帝永无止息。

再进一层，我们要问上帝怎样创造世界。《圣经》里说：“上帝说，当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（《创世记》一章三节）上帝创造是用他自己的话。又说：“太初有话，话与上帝同在，话就是上帝。这话太初与上帝同在；万有是借着话创造的；凡创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